

丹心傲江湖

卧先生著



一九九一香港晨報暢銷小說

责任编辑: 杨雪平 刘丽娟

封面设计: 刘春生

丹心傲江湖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)

绥化印刷石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毫米·1/32 开·17.25 印张·310 千字

1991 年 11 月第 1 版 1991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2500

统一书号: 10360·120 定价: 8.98 元

ISBN 7-5317-0008-5/I·9

- 七 圣堡 (258)
- 八 狮首人魔 (291)
- 九 二目黑妖 (335)
- 十 龙生九子 (378)
- 十一 奇盒之迷 (419)
- 十二 痴情难解 (458)
- 十三 丹心傲江湖 (501)

七

可是，当他一招使满，指影敛去之际，那黄发老者仍是笑嘻嘻地坐在石上，根本未曾见他还手，而狮首人魔则神色骇然，向后退去！

褚一平一见狮首人魔要向后退去，怪叫道：

“喂！你别走，孩子呢？在什么地方？”

狮首人魔连望都不望他，只是睁大了眼，望著那黄发老者。

黄发老者笑嘻嘻地回望著他，两人并不出声，只是相互望著。

过了片刻，狮首人魔右臂一扬，随著他右臂一扬，已自“轰”地一声发了出来。

黄发老者冷冷地道：

“你九天菟率功还未使到花境，每使一次，便伤一分元气，发而无用，还是不要乱发的好。”

狮首人魔的手掌，本来已要缓缓翻出，一听得对方如此说法，心中一怔，面色一变，那一掌便收势不发，喝道：

“阁下是谁？”

那黄发老者向狮首人魔一指，道：

“你是谁，我便是谁。”

狮首人魔道：

“这是什么话？”

黄发老者道：

“那要问你自己了，你难道还…不明白么？”

狮首人魔又是一呆，忽然之间，他面上现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来，道：

“你………你是………哈哈！”

他忽然大笑了起来，笑了半晌，他才道：

“你笑我九天兜率功未臻化境，可是你自己却连练也未练成，刚才我为众人所困，你一现身，拣了一个便宜，你当我真的会怕你么？你先接我一掌再说！”

黄发老者摇了摇头，道？

“且慢，你再听我讲几句话未迟。”

狮首人魔道：

“好，由你去腾时间运功。”

黄发老者微微一知，不置可否，只要缓缓地道：

“以前，我还以为只有九天兜率功才是世上至高无上的功夫，但是在出事之后，才知道九天兜率功之可笑，我看你也不必在武林之中，胡作非为了，当年我闹成这样，如今想来也只有可笑，你还是拜在我的门下，做一个佛门中人吧！”

狮首人魔“哈哈”大笑，道：

“你讲完了么？可是能接我一掌了？”

黄发老者道：

“九天兜率功，发而不能伤人，必定自伤，你可知道么？”

狮首人魔“哈哈”一笑，道：

“你道我不能伤你么？”

黄发老者道：

“当然不能，但我若将你功力震了回去，却不免令你受伤，出家人不为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摇头，像是事情十分为难。

狮首人魔一声怪叫，不再等待，手臂一伸，一掌击了上去！

那一掌击出之际，在一旁的褚一平，只觉得一阵狂风卷到，身子骨碌碌在各外滚了开去。

也就在狮首人魔刚一发掌之际，只听得黄发老者出了“啊”地一声。狮首人魔运起“九天兜率功”所发的那一掌，共有九股力道。

可是，他每一股掌力，挟著排山倒海之力向前涌去，却总是被一股柔和已极，但是也强勒之极的力道，挡了回来。

他每一股被挡了回来，身子便“腾”地向后退出了一步，刹那之间，一连退出了九步。而连退了九步之后，咕咚一声，坐倒在地，“哇”地一声，一口鲜血，喷了出来！

看那黄发老者时，却安然无恙，他站了起来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

“你出手太快了，若是你迟些时候出手，说不定我便不运功相抗，而你也不受伤了。”

狮首人魔双眼圆睁，他显然是不明白黄发老者这样说法，是什么意思。

褚一平也不十分明白，但是他多少总知道，那黄发老者的心地十分好，拚著自己受伤也不愿意令狮首人魔的出手实在太快，所以黄发老者在自然而然的情形之下，将他的一掌之力挡了回去，狮首人魔手在地下一按，站了起来道：

“我技不如你，咱们后会有期，你又何必说这些风凉话见！”

黄发老者摇了摇头，道：

“这些话，我知道和你说也是白说，你想要找我报仇，那也只是自讨苦吃，如今我也不来难为你，你将孩子的所在讲出来吧！”

褚一平听黄发老问及孩子的所在，心中不禁大喜，连忙一跃而起，道：

“对了，你说了孩子所在，我也暂时不和你算万家庄的账！”

狮首人魔面色铁青，一声冷笑，道：

“我扣下了圣堡主，是为了向圣堡堡主换取伏羲古剑，如今剑未到手，我怎肯将孩子让人？”

褚一平忙道：

“那柄古剑已不在圣堡了。”

狮首人魔冷冷地道：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褚一平道：

“我怎么不知道？那柄古剑！”

他本来想说“那柄古剑就在我身上”的。但是他突然想到，葛小环曾经吩咐过他，古剑在自己身上一事，万万不能讲给别人听，是以他连忙住了口不说。

狮首人魔冷笑了几声，也根本没有将褚一平的话放在心上。

褚一平心中发急，道：

“你不将孩子交出来，这位前辈的武功，在你之上，只怕一伸手间，你……就性命难保了！”

狮首人魔面色一变，斜睨着黄发老者，身子却已向退去。

褚一平一见狮首人魔又要离去，忙叫道：

“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”

他一面叫，一面便向前扑了上去！

狮首人魔虽然已经受伤，但是要对付褚一平那样，武功平庸之极的人，却也是大有除地的。他一觉出褚一平向前扑了过来，也不转身，只是身形一凝，手肘向后一缩，褚一平见这等情形，心知自己若是扑上去，那等于是撞向他的肘部，非吃亏不可。

但是褚一平想要收势，却已然不及了。

他心中大起慌乱，竟变得是向前跌去一样，然则他的勇气却还未消失，一面向前跌出，一面大叫道：

“孩子在什么地方？你快说出——”

他一个“来”字还未出口，狮首人魔的左肘，又向后再一缩。

眼看这一缩之下，他立即就曾“砰”地一声，已将撞中褚一平的胸口之际，褚一平的后颈，忽然一紧，整个人都被人提了起来！

褚一平身在半空之中，一面挣扎，一面还大叫道：

“放手，放手，我快提到他了，你不放手，他就走了。”

他在大叫著，只觉得身子向下一沉，落了下来，他转头看去，只见抓住自己的正是那个黄发老者，笑嘻嘻地望著他，道：

“你抓得住他么？”

那黄发老者一面说，一面向狮首人魔指了一指。

这时，狮首人魔正身形展动，向前掠去，但是他内伤沉重，总是走不快。

褚一平一昂首，道：

“自然，我是一流高手，这人好像受了伤，我还嫌胜之不武哩！”

黄发老者笑得打跌，道：

“你是一流高手？那是什么人告诉你的？”

褚一平道：

“是一个叫玄婆婆的朋友告诉我的。”

黄发老者“啊”地一声，忽然又“唉”地叹了一口气，褚一平见狮首人魔已越走越远，心中焦急，忙向黄发老

者拱了拱手，道：

“老丈，你要唉声叹气，一个人去叹个够吧，我可要追他去了！”

黄发老者却一伸手，拉住了褚一平的手臂，道：

“你追他作甚？”

褚一平连挣了几下都挣不脱，只得道：

“我问他要那孩子的下落。”

黄发老者道：

“什么人的孩子？是你的么？”

褚一平的一张丑脸顿时红了起一，道：

“别胡说，我是想问他圣堡小堡主的下落，你看他，越走越远，快追不回来了。”

黄发老者却仍是喋喋不休，又道：

“圣堡远在西域，和你非亲非故，小堡主是死是生，和你这个从关外来到四川的人，有什么相干？”

褚一平听了，心中一呆，瞪忖他怎么知道自己是从关外来到四川的，但这时候褚一平却也没有心思去想那么多，只是道：

“他的妈妈葛小环——”

褚一平才讲到这里，便陡地住了口！

下面的话要他怎样讲下去呢？难道他说葛小环和他有一夕之情令得他非照顾这个小孩不可么？

他停口之后，面色更红得如同猪肝一样，呐呐不能言语，好半晌，才道：

“是她托我照顾她孩子的，你快放手吧！”

黄发老者若有深意地点了点头，望着褚一平，褚一平只觉得对方精光四射的眼睛，像是将自己和葛小环之间的秘密完全看穿了一样，心头不禁怦怦乱跳，只是低著头，红著脸，一声也不敢出。

好一会，他又抬起头来，只见狮首人魔已离得更远，几乎更看不见了！他急道：

“你看！他越走越远了，你还不放手么？”

黄发老者道：

“不要紧，我替你叫他回来。”

褚一平啼笑皆非，心中连叹了几口气道：

“你这不是存心要我么？隔得那么远——”

他讲到这里，只见黄发老者口唇掀动，像是在讲些什么，隐隐之间，似乎有声音传了出去。

可是褚一平却一点也听不到他在讲些什么，他只当那黄发老者一直在戏弄自己，是以心中又气又恼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可是，也就害这时候，他突然看到，狮首人魔在慢慢地走回来了！

褚一平呆了一呆，又揉了揉眼睛，他身边的黄发老者大笑道：

“你不用不信，是我将他叫回来了，你看，他不是来了么？”

黄发老者那两句话讲完，狮首人魔向前冲来的势

子，快了许多，已到了近前，只见他气喘连连，似乎唯恐到得迟了，便会有大祸临头一样。

褚一平心中实是奇怪之极，张大了口，望著黄发老者，黄发老者道：

“你看我这功夫如何？却不强似你去追他？”

褚一平心中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，闻言忙道：

“是，是，你这功夫比我这一流高手高得多了！”

两人说话之间，狮首人魔已到了近前，停了下来，他面色极之难看，道：

“我已有知是敌手，远走避你，以后也绝不会再用你的名头了，你还不肯罢手么？”

褚一平为人虽呆，但是他一听得“以后绝不会再用你的名头”一语，他也不禁陡地一呆，心中立即忖道：

“这是什么意思了？狮首人魔冒用了这黄发老者的什么名头？”

任何人只是望著这两人，只听得黄发老者道：

“你九天兜率功还未曾练到火候，便思妄发伤人，如今被我内力反震，你此去可知该如何调养么？”

狮首人魔本来，满面皆是愤然之色，可是黄发老者这句话一出口，他陡地一震，脸上却阐换上了一副诚惶诚恐之色。

看他的情形，像是想向黄发老者请问如何调养，但是却又不好意思开口一样。

黄发老者道：

“你若是不得调养之法，那你的内伤，在表面上看来，虽是好了，但实际上却深藏奇经八脉之中，不出一二年，在你练功的紧要关头，突然发作，那时你就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了！”

狮首人魔的面色更其灰败，额上和鼻尖之上，皆有冷汗渗了出来。

褚一平究竟是宅心仁厚之人，见了这等情形，忍不住道：

“那你就将调养之法讲给他听吧！”

黄发老者道：

“当然可以，但要他答应我三件事！”

狮首人魔本来早想向黄发老得请问，如何才能调养伤势，但是练九天兜率功的人，自然知道自己所练的九天兜率直气，霸道之极，若是用来伤了人，则被伤的人伤势，一日重似一日，直到第九天，方是伤势最沉重之日，当今得医理的人束手无策。

如今他发出九天兜率真气，伤人不成，反而自伤，当然伤热也是一日重过一日，只到九天之后，若是还能挺得住，才能渐渐复原。

所以他刚才急吞离去，便是想早日静养，可是那黄发老者却又以“传音入密”的上乘内功，将他召了回来。

黄发老者所讲的，也正是问他可知调养之法，是以他才急急回转，他心中想问，也已想了许久，这时有褚一平代他问了出来，他立即趁机道：

“那……那三件事?”

黄发老得转过头去，道：

“你听好了，第一，你以后只准在西域隐居，不准到处走动，你那四个徒儿，更要好好管束，绝不能再以邛崃四邪之名，在武林之中，胡作非为!”

狮首人魔像是面有难色，但是略考虑一下，便点头道：

“好。”

黄发老者又道：

“第二，孩子在何处？你快说出来。”

狮首人魔呆了半晌，才道：

“孩子在我徒儿手中。”

黄发老者道：

“那你快发信号，令你徒儿将孩子送回圣堡去。”

狮首人魔又呆了片刻，道：

“这一来，你等于在我手中将伏羲古剑取走了!”

黄发老者“哈哈”一笑，道：

“我不但要取你伏羲古剑，你身上的千年龙鞘，快拿来给我。”

狮首人魔一听，身子陡地向后退出了一步，大声道：

“不行，我在圣堡之中，拚命苦斗，就是为了保护千年龙鞘，岂有给你之理?”

黄发老者笑道：

“好，你不给我是不是？你想，我此际动手抢，你保得住么？”

狮首人魔汗水涔涔，说不出来。

就算他未曾受伤，他也不是黄发老者的对手，更何竟他已经被黄发老者震伤，若是黄发老者要出手抢那柄千年龙鞘的话，他实是没有还手余地的。

黄发老者冷笑着道：

“其实多也不用抱，我只消跟在你的后面，以你刚才向我所发这一掌的九天兜率真气，所震所受的伤势，我跟到第五天头上，你便突然倒地不起，难以行动！”

狮首人魔的身子，咯咯地发起抖来。

黄发老者耸肩一笑，道：

“到时，我只有要一伸手，千年龙鞘便是我的了，你难道还不明白么？”

狮首人魔怪叫了一声，伸手入怀，向外陡地一挥，那柄看来坚硬不堪的剑鞘，“呼”地向外飞来，黄发老者伸手接住，道：

“好，你舍得交出这千年龙鞘，那就可以有救了。”

狮首人魔再次伸手入怀，这一次，他手再向外挥出来之际，只听得“嗤”地一声响，红烟升空，到了半空之中，又爆散了开来，历久不散。

不一会，便看到四条人影，一齐向前掠了过来，其中一个长发女子，怀中抱着一个孩子。

那四人来到了近前，褚一平便认出他们，正是邛崃

四邪，而长发女子怀中的孩子，则正是圣堡小堡主，褚一平想起葛小环的托付，一时也不及去恨这四人火烧万家庄之人，忆迎了上去，道：

“快将孩子给我。”

长发女子身形一凝，抬起头来，对褚一平怒目以视，可是这时候，狮首人魔却也已沉声道：

“将孩子给他！”

长发女子呆了一呆，大感意外。然而师父有命，她却也不敢违背，连忙手一扬，将孩子向褚一平的怀中，送了过来。

褚一平接过了孩子，那孩子看到了褚一平，显然是认得他的，裂开嘴笑了起来。

褚一平一见孩子到手，心想如今最要紧的，当然是将孩子送到圣堡去！

刹那之间，他心中所想的，只是如何去完成葛小环的托付，以及葛小环对他的恩情，其除什么都不想，连褚一平，狮首人魔，邛崃四邪等人在一旁，都直如未觉，抱起了孩子，洒开大步便走。

他一口气奔出了好几里，才陡地想了起来：黄发老者和狮首人魔笑嘻嘻地跟在他的后面，狮首人魔和邛崃四邪不知何处去了。

褚一平忙问道：

“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”

黄发老者道：

“你一抱起了小把戏就走，已经奔出了好几里，他们难道也跟着你不成？”

褚一平“啊”地一声，道：

“原来我已奔出好几里了；那么，那么，你跟在我的后面作什么？”

黄发老者道：

“我当然有事，我来问你要一件东西。”

褚一平心中吃了一惊，忙将怀中的孩子抱得紧些，道：

“你要什么？若是你想打孩子的主意，那我可跟你拚命。”

黄发老者笑了笑，道：

“你想拚命也不成啊，你看！”

他一个“看”字才一出口，突然一伸手，褚一平一怔，也根本未曾想到他这一伸手是什么用意间，只觉得右臂一麻，手中所抱的孩子突然向上飞了出去。

黄发老者“哈哈”一笑，褚一平连忙向前扑了出去，可是他扑出之际，孩子早已到了黄发老者的手中，黄发老者的身子向后退去，道：

“你怎么找我拚命？”

褚一平大声呼喝，向前赶去，可是不论他赶得多么快，他和黄发老者的距离，始终是一丈左右，也未曾看那黄发老者有什么动作，只是追他不上。

不消片刻，褚一平已然气喘如牛，跌倒在地，叫。